

“大时代”的摄影师

——读安妮·埃尔诺《悠悠岁月》

□刘平安

最新一期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法国女作家安妮·埃尔诺，我便赶到书城，找到这本刚再版的小说《悠悠岁月》。小说语言质朴，行文冷峻，读罢令人回味悠长。

《悠悠岁月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吴岳添翻译。在采访中，埃尔诺称自己的写作原则是“不评价、不暗示、不比较、不做褒贬”，由此衍生出她中性甚至有些苦涩的语言。正因为这样，这部小说除展现出女性书写者非凡的洞察能力之外，还常被人称为是一部“社会自传”。整本书被十四张照片的描述划分成十五个小部分，每部分均以照片的文字描写为始，家庭聚餐的回忆作结，时间跨度六十年。作者以一种印象画派的形式，点染勾勒的叙事技巧，再现女性对生活与社会独特而准确的历史感受，端详这些细碎的生活场景时，过去那些鲜活的细节立马被激活，往事在她的小说中被读者重新看见。

埃尔诺用最贴近生活的词语，来还原生活的本来面貌。她用“中学、家乐福、肉店、蒸汽熨衣铺”等等词语讲述自己身为妻子与母亲的一天。她用“上课和批改作业，准备早餐，孩子们的衣服，要洗的衣服，午饭，购物”讲述自己日复一日的生活。她用“地毯300法郎、高保真度组合音响10000法郎、玻璃鱼缸1000法郎、摩洛哥镜子200法郎、床2000法郎”讲述自己离婚进行财产分割时的心境，当婚姻走向终结时，便再无温存，只剩冷冰冰的金钱来清算婚姻的付出。可见，一位女性，一个追求独立之人，一定会与过去做出某种决裂。埃尔诺独创了属于她自身的“女性”语言。在埃尔诺这里，女性意味着日常生活，意味着琐碎、乏味甚至无聊。正是她用自己的“语言”，把握住了复杂生活纯粹的一面，进而还原生活的真实，显露生活裹挟的真相。

埃尔诺用她的小说，分享她与同代人的经验，守卫战后一代人重建家园的昂扬精神。她的语言还原



了过去的生活，同样，她用这些语言将自己融入过去的巨大历史洪流中，将那个哀伤与生机并存的时代拉到了我们面前。在她的小说里，从战后重建、技术革命、教育改革、移民政策、罢工游行等重大社会变革，到书籍、电影、流行音乐、电视节目等大众文化的点点滴滴，她小心翼翼地把这些记忆碎片作为一件修复的艺术品放归原处。无论是伴随着大工业生产而来的大量消费品，还是收音机里无意中听到的老歌，都是时代的标志，尤其是后者，在重复的过程中悄悄地侵入我们的记忆，成为某一时代的“代名词”。

小说以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大政治事件为时间线，这一宏大的大时代叙事与私人化的生活叙事并行不悖。这本小说还原了一些最琐碎、最微不足道的历史，它发生在每一刻，这样的历史属于成千上万的普通人，这一刻被日期与文献记载的“大时代”，被无数个这样私人化的“小时代”复原激活了。小说第一张照片为婴儿出生，最后一张照片为一位垂垂老矣的女性坐在躺椅当中，生动再现了记忆与历史，文明与岁月世代传承的主题。

读埃尔诺的小说，就像看一张照片，越读越能在照片的边边角角发现许多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埃尔诺是“大时代”的摄影师，她用她的文字记录大历史的细枝末节，她用文字告诉我们，正是许许多多普通的人，普通的生活才创造了“大时代”和“大历史”。

① 茶话品书

让生命活出精彩和价值

□陈树彬

在众多作家之中，史铁生是我最敬佩的一位。他用心灵书写青春，用笔墨感悟人生，用文学排解痛苦，写出许多不朽之作，造就了生命的传奇。细读史铁生的散文集《我与地坛》，一种别样的滋味和情趣始终洋溢在心头。

事实上，史铁生与地坛的确有着不解之缘，地坛不仅是他的精神家园，也是他情绪的出口。如果没有地坛这个心灵的寄托，恐怕史铁生很难走出双腿残疾的心理阴影。天有不测风云，生活的苦难给予史铁生无情的打击，而他能够及时调整状态，直面惨淡的人生，并以顽强的毅力，去深刻思考人活着的意义。其实，身处逆境却不自卑，身陷沼泽却不放弃，身在藩篱却不颓废，这本身就意义非凡，令人惊叹！

在地坛中悄然出现的各色人等，在史铁生的笔下是那么鲜活，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，给我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。那个曾经在地坛中无数次找寻儿子的母亲，她的身影在史铁生心中已经烙下了永久的印痕。“先别急着去死，再试着活一活看。”这句朴素的话语道出了他当时的心声，这是对青春的誓言，更是对生命的呐喊。他面对人生不再彷徨与迷茫，人生逆袭由此张开有力的翅膀。实际上，其华丽转身的背后蕴藏着巨大的辛酸与强烈的悲苦，只有史铁生去默默承受，也只有他能承受得起！

读罢这本散文集，会让人情不自禁地陷入对生命的思考与叩问：一个人的精神力量是无限的，是可贵的，远胜于肉体的存在和物质的需求。然而，人究竟怎样活才能演绎生命的精彩和价值呢？《合欢树》

里那个虔诚的史铁生，用自己的故事告诉读者最好的答案。他虽然双腿已经残废，但依然痴迷于小说的创作，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此时，母亲为了帮助他早日实现文学梦想，“到处给我借书，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电影，像过去给我找大夫，打听偏方那样，抱了希望。”殚竭心力终为子，可怜天下父母心。这样至亲至爱的母亲又何尝不值得骄傲和自豪呢？然而，“三十岁时，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，母亲却已不在人世。”如此惊喜与莫大遗憾，注定让年轻的史铁生百感交集，悲恸欲绝了。几十年如一日，生命之花如此灿烂，能够坚持用生命和灵魂写作的史铁生，的确值得人们永远纪念与敬佩！

他的经典散文《秋天的怀念》中，“咱娘儿俩在一块儿，好好儿活，好好儿活……”寥寥几句，母子情深可见一斑，令人动容。读到这儿，我不禁潸然泪下，也想起自己曾经饱经风霜的母亲。为了拉扯四个孩子，她含辛茹苦，节衣缩食，操持家务……尽管母亲已去世多年，但是她的音容笑貌仍然在我的脑海里，不曾忘记，也不会忘记。

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，在生命的区间内多做有意义的事情，快乐的事情，这是对自己的尊重，也是对生命的尊重。活，就要活出样子，活出精彩，活出价值，史铁生的人生经历和文学成就生动地诠释了这一切！

本版邮箱:yzwbmzps@163.com

① 开卷有益

书读“薄”了 人读“厚”了

□刘天文

如今，读书是很平常的事。床头、案上、桌边放几本书，想读时伸手可触，闲暇时翻上几页，实在是静心、解乏的不二之选。对于纸质书的忠实读者，某些出版社可谓贴心，出版了“口袋书”，就是可装在口袋里的袖珍图书，阅读变得随性、可心。

历来对读书人的戏谑之称，“书虫”最为形象。可以想象，一只“书虫”匍匐于书页文字之上，走走，停停，看看，咬咬文，嚼嚼字，实在逍遥自在，书当然就“蛀”薄了。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。”“破”就是翻破、磨破，这种使书“薄”的过程气势磅礴，但略显“粗鲁”，远没有“书虫”蛀薄显得可爱。

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对读书由厚到薄有更精辟的论述。华罗庚所说的“厚”和“薄”，是对知识的延伸与总结，并不是真实意义上书页的“厚”与“薄”。书读“薄”了，就是对书的内容真正有了深刻透彻的理解，通过归纳、总结，本来厚厚的一本书，就可以概括到几张纸上，这样就感到书本变“薄”了。读书，其实就是一个知识消化的过程，消化了，书当然“薄”了。

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李薈，写过一首《题雅雨师借书图》，其中一句“百城深入便便腹”，意思就是书读得多了，肚子显得肥满，就是人读“厚”了。同事赵姐也有类似的读书所得。她下班后逛书店是必修课，用她的话说：“在书店翻几页书，如穿上一件铁质外衣，铠甲一样挡风挡雨。经常读书，穿上的外衣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厚，终有一天会‘刀枪不入’。”

“厚”，就是瓷实、厚重，是潜在的力量。它的外在表现是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，这种气质，表现为风雅、自信、理智、朝气、才情……正所谓“书味深者，面目粹润”。读书的本质，是自我修炼的过程，修炼的科目有品行，有意志，有修养，有胸怀……这才是读书的意义所在。

书读“薄”了，人读“厚”了，这一“薄”一“厚”的转换，意味着内在的成长，文字的汁液必将茁壮筋骨，足以抵挡人世的敲打和摇晃。

阅读让人暖心

□林钊勤

对于喜欢书的人来说，无论什么季节读书都是合适的，而冬日最宜人。相传，古人读书的时候，如有雪花飘落，会让人觉得妙不可言。

茅盾先生在《冬天》中这样写冬：“幸而冬天有雪，给诗人们添了诗料。”“我不是诗人，对于一年四季无所偏憎。但寒暑数十易而后，我也渐渐辨出了四季的味道。我就觉得冬天的味儿好像特别耐咀嚼。”

我在北京生活二十几年，夏日炎热，偶尔钓鱼消遣；秋季时间极短，稍纵即逝；冬季时间尤其长，每到这个季节，得了空闲，我便去书店寻觅一个安静的角落，关掉手机，把琐事抛掷在外。捧一本书，喝着自带的茶水，享受着窗外透进来的阳光，慢慢品味，一坐就是一下午。那种舒适，简直美不可言。临走，再买一两本新书，放在书桌前，作为下周的精神供给。对我来说，读书不仅仅是一种休闲娱乐方式，也是一剂放松心情的妙方，能够获得长久的给养。

冬日读书于我而言，最大的魅力就在于，它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触动心中的柔软，把那盏发着幽微之光的心灯，一次次地拨亮。有了这道光亮，原来模糊的逐渐清晰了，曾经犹豫的越发坚定了。在冬季里读书，会让人更加专注，神志清晰，富有激情，心绪尽情驰骋。在冬季，万物化繁为简，大地悄然沉静，万物都歇息了，人的思维却变得活跃凝练起来，每读一篇文章，读一本书，脑海中就会回忆很多过往，生活、感情，所有与自己相关相似的经历，似乎都能在文字中找到那抹影子。在冬季，我还喜欢阅读一些具有厚重历史感的书籍，循着逝去的光阴，回味沧桑的历史；阅读对现实问题进行剖析的书，可以深度理性思考；阅读童话类能够让人温暖的书，会感到温馨与幸福，从而忘记现实中的寒冷，在纯洁梦幻的童话世界，找回被遗忘的淳朴童真。面对寒冷的冬天，文字更能温暖心灵。

现在，每读一本书，我都会静默良久，让思绪沉下来，然后，用笔记录此时的所想所感，这份读后感就是我阅读的成果，是可见的，可循的；每当记忆远去，再翻起这份读后感，心里会有厚重的沉醉感。

读书，确实是一件美好的事情，在冬季里读书，心是沉静的，万物清冷，阳光照进来，则别有一番温暖。

